

灵渠促进中原与岭南地区各民族融合发展



▲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，至今仍发挥着农田灌溉、排洪泄洪作用。

(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)

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令史禄开凿灵渠，统一岭南。从此，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，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经济、文化交往交流，推动了岭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，发展和巩固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。

一、灵渠促进了秦统一岭南进程，推动形成和巩固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

秦灭六国后，着手北逐匈奴，南定百越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出兵50万分三路攻取岭南，遭到岭南世居民族西瓯等的顽强抵抗，粮草等给养因运输困难无法保障，战争陷入僵局。直到公元前214年，灵渠开通，秦军很快打败了西瓯等部落方国，将岭南收入了秦王朝的疆域版图。

秦统一岭南之后，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、桂林郡、象郡。但是，数年之后，秦王朝灭亡，南海郡尉赵佗趁中原混战之机，于公元前204年自立南越国，并兼并桂林郡、象郡，拆分象郡设交趾郡、九真郡。南越国经5代王，统治岭南93年，其疆域较为完整地覆盖了现今的岭南地区，即现在的广东、广西（大部分地区）、海南、港澳及越南的中北部。南越国政权直接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等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制度，在短暂臣服西汉王朝期间，亦奉汉制。同时，在岭南实行“和辑百越”的民族政策，利用百越少数民族首领“以其故俗治”，治理岭南。鼓励中原迁移来的汉族人与越人（秦汉时，包括西瓯、骆越、闽越等岭南世居民族的泛称，包括现代壮族、侗族、京族、仫佬族、黎族、水族等民族的先人俚、僚、乌浒等）通婚。输入和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铁器、青铜器等。将岭南地区从百越征战、刀耕火种的氏族部落社会直接带入了文明社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南越国政权割据岭南近百年之久，但中原王朝从来没有放弃对岭南的疆域主权。西汉立国之初，汉高祖于公元前205年将岭南三部分封给了长沙王吴芮，其后，南越国两度短暂接受西汉王朝的赐封，归顺西汉王朝；期间，西汉王朝曾多次对南越国政权的另立实施征伐，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灭南越国政权，收复岭南，在岭南设立了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，岭南重归中原王朝。自此，岭南地区再也没有脱离过中原王朝政权的管治，成为多民族统一的王朝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此后，历代中原王朝均通过灵渠“引师馈饷”用兵岭南，“粤西兵饷，半籍盐运（通过灵渠）”，是当时的真实状况。灵渠在各王朝征战岭南、开发岭南、发展岭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为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二、灵渠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的交融，岭南文化深度融入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

在灵渠开凿之前，中原地区就与岭南有交往联

系。灵渠开凿之后，灵渠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，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、文化宗教等华夏文明通过灵渠等传入岭南，影响岭南，并与岭南文化融合，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。

秦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其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。秦王朝实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、量同衡、人同伦”等法律、社会制度，奠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的思想社会基础。秦以秦篆作为全国统一的通用文字，岭南地区各世居民族原本没有文字，社会还处于结绳记事、口口相传的史前文明状况，秦篆作为岭南三郡及后来南越国政权的官方文字，自然就成为各世居民族通用的文字。据岭南越王墓等遗址考古挖掘，同一时期，大量出土的器物铭刻有秦汉隶书。同样，中原地区的汉语随着几十万戍卒、流徙等进入岭南，并成为官方语言，对岭南地区各世居民族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，随着后来频繁的人口迁移，岭南地区语言日趋融合。同根同源的语言、文字，为汉族与岭南各世居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创造了条件，共同创造和形成了华夏文明中之岭南文明。

秦王朝建国以前，中原社会经历了“百家争鸣”的文化繁荣。秦汉时期，又经历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、汉初道家黄老之术，至汉武帝时，实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，此后，儒家的思想、伦理、道德等成为中原社会的普世价值。秦汉及以后，大批文人经灵渠等自中原进入岭南，讲学授徒，传释儒家经典，开化岭南。中原王朝在岭南依制设立学校等教育机构，育人才，开科举，推动了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。同时，岭南向为瘴疠横行之壤、朝廷谪官流徙放逐之所，亦为中原战乱避难之地，秦征岭南的队伍中就有许多流徙，历史上许多名人如虞翻、刘熙、陆绩、颜延之、张九龄、苏东坡、秦观、柳宗元、李邦彦等都曾被放逐岭南，或游学岭南，黄庭坚、柳宗元等最终还客死岭南，他们在岭南传授中原文化，开风气之先，为岭南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构建了岭南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。

秦统一岭南之前，岭南各民族部落还处在懵懂的原始图腾信仰状况。秦汉以后，中国原始宗教道教、佛教和自外传入的佛教等，从中原逐步传入岭南，逐步为岭南世居民族所接受并发展成为岭南社会的重要信仰，形成了岭南各民族融合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，而这种影响延续了2000年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然可以在曾经的岭南旧地如越南中部、北部等，看到打上中国文化烙印的宗祠、寺观等文化遗址遗迹。

三、灵渠促进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人员往来，重塑了岭南的民族、人口结构

秦、汉数次经灵渠征伐岭南，戍卒、流徙等规模巨大的中原人口进入岭南，改变了岭南的人口、民族结构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纪》：“（秦始皇）三十三年，发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适遣戍”，这就是最早的移民戍边。之后，汉武帝征南越，亦动用戍卒、流徙等数十万。历次征战中，百万之众的戍卒、流徙除了战死者，相当部分留屯在了岭南。在当年人稀地广

（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汉文帝二年即公元前178年，岭南三郡人口为47488户234900人）的岭南，中原移民事实上重构了岭南的民族、人口格局，为后来岭南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基础。

中原王朝政权在历史上都曾开发和经略岭南，大量人口通过灵渠等从中原迁移到岭南。魏晋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，中国经济地理格局重构，经济重心逐步南移，作为后开发的岭南地区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区域，大量人口从中原迁入，岭南的民族与人口的结构不断重塑。另外，历史上几度中原战乱，大量人口迁往岭南，促进了岭南各民族融合。如，如今聚居在广西、广东、海南等地的瑶族、苗族等，就是从长沙、武陵等地迁徙而来的。

历史上岭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通婚，发展形成了岭南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家庭和社会结构。司马迁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载：“（秦始皇）又使尉佗逾五岭攻越……（佗）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，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”。在南越国时期，南越政权鼓励中原来的汉人与越人通婚，而且王室带头，南越王赵婴齐娶的就是越人。历史以来，岭南地区各民族之间通婚成为社会常态，共同构建了互嵌式家庭、社会，形成了各民族一家亲的局面。

四、灵渠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经济交流，推动了岭南各民族社会共同进步

灵渠的修凿，因军事运输而起，交通运输成为了其主要功能。灵渠开通之前，中原与岭南经济交流依赖五岭古道陆路交通，灵渠开通以后，水上运输成为经济交流又一主渠道。

秦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灵渠的保护修凿，以维护、拓展灵渠的运输功能。据载，历史上灵渠大修有37次之多，小修则不计其数。唐代渔孟威修灵渠之后，灵渠能通“百斛之舟”，彼时，一斛重125斤，即可通万斤以上的船只。民国时期《西南交通要览》等载，灵渠能通行5吨以上的船只。灵渠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。

灵渠漕运到明清两代达到巅峰，清代陈元龙在《重修灵渠石堤陡门记》中：“陡河虽小，实三楚两广之咽喉，行师馈粮，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，唯此一水是赖”。明、清两代曾出现过一天两、三百艘船只连楫而下的繁忙景象，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《粤西游记》中描绘了灵渠“巨舫鳞次”的繁荣。湘楚之地谷米等物溯湘江而上，过灵渠，入漓水，东达于苍梧、广州，或经合浦港入海；西往古桂柳运河，经洛清江入柳江，达于云贵高原。粤东之盐等货物经桂林、灵渠、湘江而达湘楚等地。特别是灵渠的盐运成为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，宋代范成大知静江府时曾称：“作官卖盐为第一要事”，明代唐铎征南丹之兵饷及严震直修灵渠的工程费用全赖盐税。明代黄佐在上疏中云：“两广用兵，全仗盐利法之立”。

灵渠不仅沟通了湘水漓水进而沟通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，还沟通了沿海与海外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，是岭南往来中原的漕运主要通道。直到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桂黄公路与湘桂铁路通车后，灵渠的交通运输功能方日渐衰落。

□ 黄洪斌